

# “权力的眼睛”： 全景敞视主义视域下的网络围观

李晓蔚

## 摘要

作为媒介技术的产物，网络围观的兴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技术赋权的想象力。借助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视角，本文认为网络围观本质上是利用了“圆形监狱”的权力机制，通过携带权力的目光而造成被围观者的自我规训。不仅“理性围观”无法将被围观者从精神的监禁中搭救出，“全民围观”还进一步的维护和巩固了现有的秩序。

## 关键词

福柯、全景敞视主义、网络围观

## 作者简介

李晓蔚，四川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电邮：Lixiaowei@scu.edu.cn。

本文系四川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全景敞视主义视角下的网络围观研究”（项目编号：skq201536）研究成果之一。

## The Eyes of Power: Network Circusee Analysis Under the Panopticism Perspective

LI Xiaowei

## Abstract

As a product of media technology, the rise of network circusee has greatly inspired people's imagination on technology empowering. With Foucault's panopticism perspective, this paper considers that the network circusee essentially reproduced the power dynamics of "panopticon". Those who be circuseed will finally be self-disciplined by the eyes of the power.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rational circusee" is not able to rescue the "be-circuseed" ones from the captivity of spirits. Through "national wide discipline", the circusee maintaine and consolidate the existing order.

## Keywords

Foucault, panopticism, network circusee

## Authors

Li Xiaowei is an assistant librarian in Sichuan University Library .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Sichuan University Young Teachers' Scientific Research Foundation "Network Circusee under the Panopticism Perspective" (Project Number: skq201536). E-mail: Lixiaowei@scu.edu.cn.

作为一种新媒介技术的产物,网络围观的兴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技术赋权的想象力。本文写作之时,距2010年“网络围观元年”已有五年之久,期间社会和学界对于网络围观的研究和探讨并不少见。通常情况下,人们最直接而迫切地关心诸如“网络围观的伦理道德”“网络围观与公民意识”“网络围观与网络暴力”<sup>1</sup>等问题,因此在前人的研究中,多是从网络围观作为突发性群体事件的角度来描述现象和阐释意义的。

相比于将网络围观的参与者看作是模糊的群像来进行研究,本文更侧重于关注网络围观中人的境况,尤其是个人精神领域的境况。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为这种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使得我们得以窥见网络围观产生效力的机制。

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网络围观的内涵和外延必然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技术 and 文化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全景敞视主义这一解读方式并不能解释网络围观的全部内涵;但是,借助全景敞视主义的“观看之道”,本文试图为网络围观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由此提醒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为网络围观所付出的代价。

### 一、福柯与全景敞视主义

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是福柯创造的一个术语,在《规训与惩罚》中他将其作为一章的标题单独提出。全景敞视主义来源于边沁(Jeremy Bentham)圆形监狱的构想。边沁曾在18世纪末发表名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的著作,在其中他设计了一种只需要一个监视者就可以监视所有的犯人“圆形监狱”:

“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囚室,这些囚室内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一扇朝外开,让阳光照进来。在这个监狱的环行边缘,被监视者能彻底地被监视,但他不能观看到监视者;而在中心眺望塔,监视者能观看到所有的被监视者,但是不会被被监视者看到。”(福柯,1997: 103)

边沁认为这样的结构不仅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监管人员,提高监管效能,最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有效的监视作用——这样的设计使得犯人们永远处于监视者的目光之

下,以消除犯罪的力量甚至犯罪的念头本身。边沁称赞其为“一种新的监视形式,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Bentham,1843:39),但该设计在当时并未引起当时人们过多的关注。

1975年,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圆形监狱”的全景敞视原则重新提出,认为这不仅是建筑学上的创新,更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事件”(福柯,2010:242),并认为借助这个原则,一个规训<sup>2</sup>的社会形成了。同时,福柯认为边沁的“圆形监狱”所呈现出的全景敞视主义“使权力自动化和非个性化,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对于肉体、表面、光线、目光的某种同一分配上……这种安排的内在机制能够产生制约每个人的关系”(福柯,2010:227)。即全景敞视不再需要对肉体的惩罚,而是仅仅从设计上就保证了监视者的观看对囚犯的权力效应,迫使囚犯产生孤独和被监视的状态,逐渐放弃抵抗而进入自我监禁,最终达到自我规训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福柯指出边沁的圆形监狱并不仅仅是一种偶然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而是社会存在的真实机制的缩影,现代社会无时无刻不处在这样的全景敞视中。

## 二、网络围观与圆形监狱

时至今日,福柯描绘的全景敞视主义通过各种精妙的监控设备得到了更加广泛地应用,尤其是作为开放的、实时的、互动的互联网。人们在网络生活中的各种细微行动和只言片语都被作为数据完整的保留和存储下来。原本在网络空间中游荡的、“目光涣散”的网民,一旦受到某些事件的号召,目光随即能够发生明显的调转和汇聚,将被围观者暴露于目光的“聚光灯”之下,从而将整个网络变为彻底的全景敞式监狱。

网络围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似于全景监狱?通过将圆形监狱和网络围观进行图表的比较,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相对直观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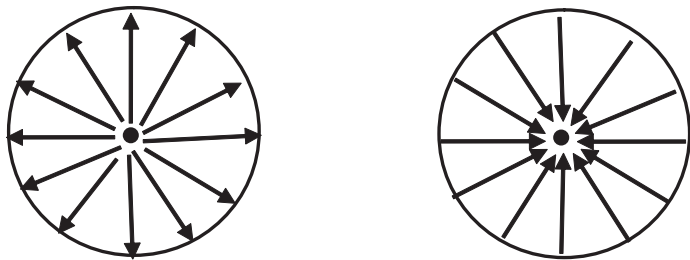


图1 圆形监狱与网络围观

图1 圆形监狱与网络围观

圆形监狱		网络围观	
监视者	罪犯	围观者	被围观者
处于全景中心	处于全景边缘	处于全景边缘	处于全景中心
可以监视罪犯的一切活动，并不被看到	只能被监视，而不能看到监视者	可以监视被围观者的一切活动，并不被看到	只能被围观，而不能看到所有围观者

从以上表格和图示中可以发现，网络围观与全景监狱在观看的方式上有极大的相似。唯一的不同在于，全景监狱的目光是由中心向边缘扩散，而网络围观则恰好相反，目光由边缘向中心汇聚。但是二者所达到的效果却一致：目光所到之处，人们的行为都随之发生了改变。

著名的“眼神执法”就是这种全景敞视在围观中的现实案例。2009年6月，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城管执法大队对占道夜市排档进行整治时创新使用了一种“眼神整治法”，即50名身着制服的城管队员围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占道经营的摊主和食客，如此“对峙”了27分钟后，摊主和食客承受不了被围观的心理压力终于自觉收摊撤离。<sup>3</sup>

该事件被网络广泛传播后引发了网友的强烈讨论，社会舆论对其评价基本是正面的；此后类似的“眼神执法”或“围观执法”战术被广泛使用，并认为这样的形式避免了“棍棒执法”的严酷粗暴，是文明执法的体现。实际上，“眼神执法”与“圆形监狱”虽然时隔了近三个世纪，其构想依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出于人道主义中对身体的保护，作为一种公共景观的肉体惩罚消失了，但是惩罚的对象却从肉体悄然转移到了精神；使用的手段均为观看者的“目光”，并且都达到了自我规训的效果。“眼神执法”的成功实施，也从经验上证实了边沁描绘的“圆形监狱”确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机制。

与此相比，网络围观的全景监狱甚至比“眼神执法”更为理想：网络围观剥离了现实围观中可能会对围观者心理产生压力的时空、身体、表情、声音、环境等多种因素，仅留下网民以移动的鼠标所代表的“目光”，因而是更为纯粹的全景敞视主义。

三、网络围观的效力机制：权力的目光

虚拟的网络围观为何能产生真实的规训？福柯对目光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将

其称为“权力的眼睛”，认为观看是一种权力的实施，并且认为这样“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福柯，2010：227）。在网络围观中，这种无形又强大的权力效应是如何细致入微地展现的？

### （一）被围观者个体层面：“目光的猎物”与自我规训

实际上，他人的目光从来都是具有强大效力的：在希腊神话中，美杜莎的目光具有无比强大的杀伤力；而中国的成语中，亦不乏“目光灼灼”、“众目睽睽，如芒在背”等描述在他人的目光下感受到心理压力的状态，甚至还有“看杀卫玠”<sup>4</sup>这样被众人目光所猎杀的典故。古人云：君子不欺暗室，即君子不会因为没人看到就做有愧于心的事，就直接表明了“在明处与在暗处之间、在看与不看之间，一般人的行为是有差别的”。

为什么他人的目光如此有效力？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彻底的暴露对人类的生存是危险的，黑暗倒是具有某种保护作用，因此被“看穿”和“识破”就是一种颇为不自在的感受。在萨特、拉康、福柯等人眼中，目光就被认为是包含着某种权力。比起福柯认为观看是权力的实施，萨特则更加强调观看的破坏性。萨特认为在他者目光下，人被剥夺了主体而成为一种为他者的存在（being for others），使人体验到在他人注视下的痛苦：“我经常赤裸裸地在别人的目光中生活，而地狱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杜小真，2002：13）。视觉文化专门研究了这种携带的权力运作的观看，并将“凝视”（gaze）作为一个术语单独提出以区别于一般的观看。有学者（钟远波，2010）认为，他者的凝视之所以产生效力的根本原因是，凝视体现了一种权力的心理学关系，即凝视者高于被凝视对象，凝视者的目光使凝视对象产生了“我应该这样而不应该那样”的心理。观看者通过“看”而获得了主体权力，被观者则物化为了被看的对象。因此，当围观者认定被围观者无法对其行使看的权力时，被围观者作为观看主体的资格就被剥夺了，导致被围观者物化为纯粹景观，成为一种被展示、被“示众”的对象，成为“目光的猎物”，最终在“权力的眼睛”下自动地将观看者的意志施加于自己身上。

以著名的“微笑局长”<sup>5</sup>事件为例，在杨达才的“微笑”没有被众人所关注的时候，他在车祸现场是颇为自在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微笑，并且也不在意自己是否露出了手表；但是，一旦意识到自己正在被观看，被围观者就会失去这种自在自为的状态。被网友抓拍到他的“微笑”并引发了网民们强势的围观后，杨达才在这种被看的氛围中显得局促不安；在回应网友提出“为什么要笑”的疑问时他说到：

“来到事故现场，看到情况，我们的心情很沉痛，由于事故太过重大，现

场气氛其实很压抑，有些基层同志向我介绍情况的时候，都显得特别紧张，有的同志口音比较重，有些话我听不太清楚。我让他们放松些，可能一不留神，神情上有些放松。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内疚。”（刘刚，2012）

“可能一不留神，神情上有些放松”、“现在回想起来，我也很内疚”，这些语句表明杨达才的态度和认识在被围观之后发生了明显转变，在围观者“目光的探照灯”中，被围观者感受到了目光的权力效应，并不断放弃自身原有的状态而将围观者的观念内化，最终呈现出自我规训的状态。

## （二）围观者整体层面：“社会之镜”与全民规训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在他的1902年出版的《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中提出了“镜中自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理论，认为“人们根据自己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理解，来塑造他们的自我概念”（Cooley, 1902: 183-184）。国内有学者（郭庆光，2011：72）将其阐释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主要是来自于与他人的社会互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态度等形成了反映自我的一面“镜子”，个人通过这面“镜子”来照见自己，通过观察“镜中自我”来认识和把握自己。

本文认为，在网络围观过程中，人们围观的目光有意无意间就构建了这样一种巨大的“社会之镜”：无论是围观者或是被围观者，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面“社会之镜”中照见自己；在“观照”别人的过程中，围观者自身的“异常行为”受到了警示，并通过确认他人的荒谬而预先“矫正”了自己，无形之中使得每一次重大的网络围观事件都成为一次“全民规训”的契机。可以说，这才是网络围观进一步拓展边沁“圆形监狱”、对整个社会产生规训效力的核心所在——不仅处于视觉中心的人被监视，而且所有人都能够相互监视；不仅被围观者受到了权力的规训，而且围观者们也通过巨大的“社会之镜”受到了全民规训。

例如在“微笑局长”事件后，整个社会都会对车祸现场的是否该微笑、是否该把手表露出来有了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警觉，甚至学会了在公开亮相时如何“藏表”、“捂表”；而通过四川会理、安徽宁国等地的“领导悬浮视察”网络围观事件，其他各地政府网站的PS技术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毕福剑“饭局风波”后，网民们也纷纷表示在私人聚会时将警惕谈话尺度是否过于放松……所有的这些现象表明，围观者的目光在规训他人的同时，也使其自身受到了规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准犯人”，不管我们是否处在围观的中心，当我们意识到这些目光的存在时，我们就处在无所不在的监狱中。



由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单个的人在这种围观网络中既是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发出权力的主体,因此,网络围观的权力关系并不能简单地用统治与被统治来表述,不是单个的、对立的,而是全民的、流转的;不是个体所处的位置决定其拥有何种权力,而是只要处在围观之中,效力就会精准地施加到每个参与者身上。

#### 四、对网络围观的两点反思

2010年1月,《南方周末》刊发了题为《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的评论员文章,作者笑蜀对网络围观的现实意义作出了高度的肯定,同时也关注到了目光的重要作用,他在文中写道:“亿万人的围观,亿万人的目光聚焦,就能聚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探照灯,就能一点点穿透特殊利益的高墙,一点点照亮我们的现实,一点点照出我们的未来。”(笑蜀,2010) 这种观点认为,围观者目光汇聚而成的“探照灯”能够冲破遮蔽光明的黑幕,消除社会的黑暗区域,摧毁见不得光的阴谋,实现卢梭式的让社会在透明中运行的梦想。我们并不否认网络围观为规范社会秩序带来的诸多的益处,包括使公权的行使受到广泛的监督、为权力的“下放”提供想象的空间、为社会的风险提供实时的预警、为达成共识提供讨论的平台等等。通过分析网络围观效力产生机制,本文认为必须对网络围观有所警觉,因为网络围观在发挥其积极效应时伴随着精神代价的付出。

##### (一) “权力的眼睛”对“理性围观”的证伪

在研究网络围观的代价时,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是网络围观催生的人肉搜索、隐私入侵、人身攻击等网络暴力行为,这些网络暴力使某部分人的利益遭受了侵害,但他们同时也认为只要能“理性围观”,避免网络暴力,网络围观的代价就将减至最小。然而本文讨论意见是,姑且先不论“理性围观”尺度如何难以界定,单从网络围观权力效应的产生机制来看,其最大的危害不是来自于直接而实在的“暴力”,而是来自于目光的“探照灯”,即在这种无处不在的、无面孔的“目光”的监控下,人们精神的不自由。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强调了边沁提出的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福柯,2010: 226)。权力并不来自于特殊的个人阶级或身份,即便将塔楼中的监视者换成了囚犯或者根本没有监视者,这个机制照样运转——只要感觉有一双监视的眼睛在观看自己,被监视者就不会轻举妄动,并从心理上逐渐放弃反抗,实现自我监禁或规训。因此从这一原则来看,在网络围观中由谁来实施围观就显得无足轻重了,甚至围观者怀着什么样的动机也是无所谓的,可以是出于凑

热闹的猎奇心,也可以是出于对社会重大进程的关切之情。但匿名的目光越多,围观的汇聚效果越明显,这种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状态就会使被围观者越发被惊扰,造成超越了个人身体领域的“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在惩罚中,个体的肉体是不自由的;在监控中,个体的精神是不自由的”(任真,2008)。而这两种不自由对被围观者来说,精神的不自由反而将会是更大的牺牲和代价。由此我们认为,“理性围观”并不能够将被围观者从困境之中搭救出来;恰恰相反,这些所谓理性的、道德的和规范的目光将被围观者牢牢地困于“社会之镜”中,强迫他去观看自身的荒谬,迫使他把社会的目光和目光背后社会规范加以内化,最终将其抛入精神的“监狱”进行自我规训。因此,无论围观是否“理性”,都不会改变全景敞视主义的权力效应。

## (二) 网络围观与社会控制

按照传统的对网络围观的理解,人们欢呼一个“全民围观”的时代到来,认为通过举全社会之力来进行网络围观,人们就能够获得与“利维坦”对抗的无往不胜的权力。但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相比设立网络警察或者舆情监控系统,网络围观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补充机制所需付出的成本是极小的,而规训的效果则是强大的。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的也提到边沁对圆形监狱机制完善和简而易行的惊讶:“不再有铁栅,不再有铁镣,不再有大锁;只需要实行鲜明的隔离和妥善地安排门窗开口。”(福柯,1997: 215) 具体而言,网络围观作为社会规训机制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效应:

1. 更为经济:简单易行地实践着庞杂持久的监视;
2. 更为高效:自动展开并向所有人开放;
3. 更为细致:权力技术进入日常生活;
4. 更为持续:社会规范以某种集体记忆的方式获得持续性。

因此,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网络围观的作用转向了其传统观念的对立面,即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进一步维护和巩固了现有的秩序。每一次的网络围观都是自动为现有秩序查漏补缺,在潜移默化中矫正社会成员行为的偏差、消除思想分歧、回归社会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大面积监控失灵和管理失范等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交往中的统一性,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由于网络围观的权力关系本身就是社会天然的一部分,因而是无处不在又永不消解的,“不再等同于国家机器,而是作为一种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魏宁,2010)权力效应沿着一个渐进的细微渠道流通抵达个人以及他们全部



的日常行为。

此外,“权力的目光”最致命的是推翻了人们曾经坚信的网络作为匿名、隐藏和开放的功能,反而证明了可能使得参与其中的任何人都存在被暴露和监视的危险。心理监控效应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这个监视网络“注视”着整个社会,当意识到自身的任何言行都可能被一种无处不在的目光所捕捉时,人们就难以自由地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呈现自己,而是尽量使自己的言行维持在符合社会规范的理性要求中,打消“越轨”的念头。因此,从全景敞视主义的角度来说,网络围观蜕化为颠覆社会的暴力事件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甚至强化了社会控制。

## 五、小结

在中国,网络围观被寄予厚望,认为这种相对自由平等的表达方式终将“改变中国”;同时,网络围观在中国确实又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至于人们甚至能够通过这种非正式的方式来参与政治协商、影响司法判决或者干预社会决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网络围观过于“有效”了,“目光的笼子”有僭越于“制度的笼子”的危险。同时,借助全景敞视主义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有效”并不能成为众人期待的用于对抗“利维坦”的武器,因为一方面个人在围观中付出了精神监禁的残酷代价,另一方面“全民规训”也加强了原有的社会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不应当试图继续从网络围观中谋求更多,而是应当以此为鉴,从制度的完善中寻求更多的权益。

(责任编辑:徐智)

## 注释 [Notes]

- 1 参考静恩英《网络围观的界定及特征分析》、李艳《网络围观与公民意识培育——基于“审议民主”的视角》、张淑华《试论网络围观的舆论监督功能及其发生机制》、章睿齐《中国人的网络围观心理透视》、彭昊《论网络围观的伦理意蕴》、周莹《如何应对“网络围观”》等。
- 2 “规训”(Discipline)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创造性使用的一个关键性术语。在法文、英文和拉丁文中,该词都不仅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惩戒多种意蕴,而且该词还有作为知识领域的“学科”之意味。福柯用来指称一种特殊的权力形式:即规训既是权力干预肉体的训练和监视手段,又是不断制造知识的手段,它本身还是“权力—知识”相结合的产物。

腾讯网, <http://news.qq.com/a/20090617/000546.htm>.

- 4 《晋书·卫玠传》：“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
- 5 “微笑局长”：即原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2年8月26日，在36人遇难的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现场，杨达才被拍到面带微笑。该图被传到网上后引发了网民强烈的网络围观，杨达才即被网友戏称为“微笑局长”。2013年9月5日，杨达才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4年。
- 6 2015年4月25日访问于微博, <http://weibo.com/p/1001603829750257819413>.

### 引用文献 [Reference]

杜小真(2002).《存在和自由的重负：解读萨特《存在与虚无》》.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Du, Xiaozhen (2002). *The burden of being and freedom: an interpretation of Sartre's "Being and Nothingness"*. Shandong: 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福柯(1997).《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著出版于1997年).

[Foucault, Michel (1997). *Michel Foucault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7).]

福柯(2010).《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著出版于1975年).

[Foucault, Michel (2010). *Surveiller et punir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郭庆光(2011).《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Qingguang, Guo (2011).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刘刚(2012年8月30日).“微笑局长”：一不留神，表情有些放松.《新京报》,A13.

[Liu, Gang (Aug.30, 2012). *The Smiling Commissioner: Accidentally, expression relaxed*, A13.]

任真(2008).《人的公共性：从惩罚到监控》.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6fa190100956b.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6fa190100956b.html).

[Ren, Zhen (2008). *People's Publicity: from punishment to monitor* retrived from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6fa190100956b.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6fa190100956b.html).]

魏宁(2010).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学理论》,(13),101-102.

[Wei, Ning(2010).Foucault's "microphysics of power". *Theory Research*, (13),101-102.]

笑蜀(2010年1月14日).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南方周末》,F29.

[Xiao, Shu (Jan.14, 2010). *Attention is power, circusee change China*, F29.]

钟远波(2010).凝视：作为权力的观看.《美术观察》,(6),112.

[Zhong, Yuanbo(2010).Gaze: watch as power. *Art Observation*, (6),112.]

Bentham, Jeremy (1843).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 Montana: Nabu Press.

Cooley, Charles H. (1902).*Human Nature and the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ribner's.